

紀錄片《老兵》中的守望者

不久前，紀錄片《老兵》引起了包括新華網在內的內地諸多傳媒的關注和熱議。究其原因，乃是由一群內地「九十後」創作的該片，從細微鏡頭、小場景、個人視角，講述了當年參加對日抗戰老兵們的生活，以及活躍在他們身邊的民間志願者，是如何進行關愛活動的。小影片，帶出了大歷史。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老兵》的拍攝地湖北農村

■片中志願者侯發明(右)生前最後一次向老兵致送慰問金。



■片中老兵張國安的黃埔同學會會員證

在記者全民化、新聞微觀化的時代，網絡的發達、微博的興起、社交網站的蓬勃躍進，讓人們愈來愈多用自己的方式去記錄這個時代的社會，書寫社會中的時代意義。許多的動人故事，也在越來越多的民間鏡頭中被記錄、講述和傳遞。而《老兵》就是這樣一部紀錄片。

「技術與思想間，我選後者」

《老兵》這部紀錄片完成於年初，是靠三部單反相機完成的，導演侯月燭，主創人員陳欣悅、馮立然、李玥，均是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的「九十後」在校生。該片主要講述了生活在武漢以及湖北沙洋農場的抗戰老兵的生活故事，並且記錄下了今年春節前，民間志願者給老兵們送去過節慰問品的鏡頭和故事。

片中，老兵們哼唱着抗戰救亡歌曲，撫摸着慰問品熱淚盈眶，講述着自己當年的抗戰經歷；片中的志願者，則冒着嚴寒，登門拜訪，在致送禮品的同時，也面向鏡頭，講述着老人們過去的淚水、笑聲、心願和期待。

「原本是老師佈置的作業，要求拍一部片子，在父親的影響下，我就和自己的搭檔，選擇了拍攝關愛抗戰老兵這個題材，沒想到會走紅。」作為《老兵》的導演，侯月燭向記者介紹了拍攝《老兵》的初衷。「幸虧這是網絡時代，有了社交網站的平台，我們才能將這部片子推出來。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會上網絡之後，會引起傳媒和社會如此大的迴響，如果能夠讓更多人因《老兵》這部片子而加入到關愛老兵的活動中去，將是我最開心的地方。」面對記者的訪問，侯月燭很淡定，從容地評估着自己心目中《老兵》這部片子的意義與價值。

侯月燭告訴記者，拍攝《老兵》，其父的影響不容低估。她的父親，長期參與湖北地區關愛抗戰老兵的活動，不論風吹雨打，總是活躍在第一線，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沒有父親，不會有這部片子，」侯月燭的回憶傷感而動容。

侯月燭認為，抗戰已是一個歷史話題，但如何在新的時代中，去闡述這場戰爭的意義，而又要避免簡單的民族主義話語，則空洞的口號式說教，或是調侃式諷刺，都不能客觀記述中國人當年的這場苦難。單反相機拍攝，雖然在設備上似乎顯得簡陋了一些，但是，侯月燭告訴記者，「在技術與思想內涵之間，我選擇後者。」作為一個未來的媒體人，她對過度崇尚技術的拍攝手法，始終懷有警惕。

志願者：我們有了動力

擔任《老兵》旁白的，是湖北志願者彭玉婷。曾多次在內地媒體中宣講關愛老兵活動的她，面對記者，很堅定地說：「拍攝《老兵》，在片中擔任旁白，一點也沒有太過激動的感覺——因為淚水早已在最初接觸老兵時流乾，所以更希望用平實、理性的語言，去向社會大眾講述一個人、一段歷史的悲歡離合。」

「拍攝的那一天，真的好冷啊！因為不是拍電影，而是紀錄片，所以真實的動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在那麼低的溫度下，早晨六點多就搭上了火車，前往老兵們的家中，給他們送去過春節所需要的棉衣、油、牛奶、瓜子、花生、糖果和生活補助款。」回憶起拍攝情境，彭玉婷仍然很感慨——「因為要看望的老兵很多，要送的慰問品也很多，所以陳欣悅、馮立然、李玥這些拍攝者們也幫助我們一道將沉甸甸的民間愛心物資送到了老戰士們手中。」

因為展現了當前較為活躍的民間公益志願者，《老兵》引起媒介輿論的關注，使得關愛老兵的工作順利、方便了很多。彭玉婷介紹，在湖北地區，資助老兵們生活的各種資金，主要來自關愛抗戰老兵網、志願者自我籌集。小額募款，寫出了動人的大歷史故事，《老兵》的走紅，方便了今後的募款，更提升了未來民間幫扶活動的知名度與正當性。

「因為有了《老兵》，有了眾多媒體的關注、報道，我們感受到了民間的愛心熱潮，感受到國人的熱情，因此，對未來的義工活動，我們更加有信心。」彭玉婷告訴記者。

鏡頭外，故事更感人

《老兵》中出現的一位重要志願者侯發明，便是導演侯

月燭的父親。因為罹患鼻咽癌，醫治無效，侯發明在本月初病逝於武漢。在他的追思公祭會上，最為特別的一群送別人士，就是那些曾經與他一道參加關愛抗戰老兵活動的志願者。他的離去，讓那些深受紀錄片《老兵》感動的人們，悲痛不已，也讓曾經接受過他幫助的老兵們倍感哀傷。而一個守望者的殞逝，更加讓人在這個浮躁不安的時代中，體悟到庶民精神的可貴、可敬與可愛。

據記者了解，侯發明罹患鼻咽癌已經十四年之久。在這十四年中，他先後接受過兩次化療。其治療的副作用，是直接導致他失去了一半的聽力，且言語、進食、飲水都出現了巨大的困難。但即便在這樣艱難的生活狀態下，他仍舊拖着病重之軀，一次次給那些曾經為對日抗戰犧牲了青春、作出了貢獻的中國軍隊老兵，送去生活資助款、過冬的棉衣以及中國人傳統三節（春節、中秋、端午）的慰問品。

彭玉婷介紹，《老兵》鏡頭之外的故事，其實更感人。因為癌病導致進食功能退化，侯發明每次探訪抗戰老兵，都不能與志願者們一道吃飯。拍攝《老兵》時，在嚴嚴寒冬之中，侯發明也只能自己攜帶熱水壺和雞蛋，在大家進餐時，自己將兩個生雞蛋攪拌進熱水中，然後一點一點地吞服下去。平時在家，這樣的進食方式每次差不多要用一兩個小時。而在外幫助老兵，他則不顧喉部的痛楚，加快進食速度。一直以來，每次看望老兵，他都是這樣做的。

《老兵》的結尾，在淒楚的鋼琴聲中，侯發明一個人走在沙洋的街道上，他的背影漸漸遠去。如今，他確實已經遠去。當鏡頭還原到現實中時，志願者們才真的感受到：他們失去了一位好長輩、好同道、好夥伴。

「你們在記錄一個時代，一個人群，而你們自身也在被時代記錄，有何感想？」記者問道。「守望者，往往就是身邊人。」這是彭玉婷對記者提問的回覆。「侯哥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尤其是在這個崇高的事業中，回看《老兵》，確實是對他最好的記錄。惟有做好今後的關懷老兵工作，才是對他最好的緬懷。我們，是歷史的守望者。」這是志願者的感性告白。



■這條通向老兵家中的路，湖北志願者們走過無數次。



■攝製人員李玥、馮立然、陳欣悅、侯月燭(從左至右)與老兵合影。

專家評述： 《老兵》承載歷史敘述

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林少陽，曾經留學日本，是本港目前鳳毛麟角的日本近現代學術史、思想史研究者。看過《老兵》的他，對於該片創製人員的思考、視角以及奉獻精神，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這是一種在當代多元、開放的文化時代格局下，以平民視角為突破的一次「歷史敘述」的嘗試。

林少陽認為，「歷史敘述」必須是多元的，不能為單一話語專斷，正如清朝大史學家章學誠所言：「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歷史有着重要的傳承功能。歷史敘述的主體也必須是多元化的，老兵們的口述史令他們自己成為敘述主體，他們的口述記錄，提供了將他們的經歷和所感歷史化的契機，而他們作為歷史的親歷者，其歷史事實長期處於隱沒之中。而當年對日抗戰的見證者，隨着時間的流逝，已經漸漸故去、消逝。對於那場耗盡了全國全民心血的戰爭，中國人的概念很多時候是從教科書的歷史敘述中得來的。其實這多少也是「歷史敘述」多元性、歷史敘述主體性的不足。

林少陽提及，在日本，也有許多左翼人士、中日友好人士進行日本老兵的口述史記錄。其目的、意義都是相類似的，都有抗衡軍一的、甚至是右翼保守派的歷史敘述，因此，這些口述史的學術、倫理的意義，不可小覷。他尤其強調，中日都必須面對歷史，才有真正的未來。

因此，林少陽覺得，《老兵》這部片子，在器材極為簡易的情況下，從老兵和志願者這兩個角度，重新詮釋出當年那場衛國抗戰的歷史記憶與意義，讓數十年前的歲月不再是書本的文字或者符號，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歷史，是由不同區域的歷史、不同人的個人歷史組成的，國史從

來不能夠是空洞無物的，尤其不能以「國」去民、以「國」去人。尤其，他表示樂見年輕一代以高度的公共意識，以「一己微薄之力發起這一老兵口述史行動」。

他強調，歷史敘述的最高之處在於其倫理的價值。中國乃文史大國，正與此有關。史只有訴諸語言，方可成為史，只有記錄，方可抗衡時間的消逝。史，永遠都意味見證，而見證是為審判而存在的。所以才有偽史、偽飾。輕者偽飾，重者，無非是偽證。中國乃史之大國，也正在於此倫理價值。司馬遷不畏強權、寫下不朽《史記》之凜然動力，也正在於為歷史提供寶貴的見證，而他們所見證的，不僅是侵略者，也有勝利後他們作為小人物的經歷體認。

林少陽特別指出，對日抗戰是極為慘烈和悲壯的，但中國以往的所謂「抗日神劇」，許多確實不夠嚴肅，甚至有商業化之虞，這實質上對歷史的一種不尊敬。他始終覺得，健康、正確的影視文化，應當對歷史有一份承擔。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口述史在學術上有着其重要的史料價值。

看了《老兵》，林少陽教授對該片主創人員、片中的志願者倍加讚揚。他認為，政府或者社會機構，應當將更多的資金、資源，投放給中國青年人，以記錄多元的、有血有肉的歷史敘述；是老兵，讓中國人今日能夠安享和平的生活，是關愛老兵的志願者以及《老兵》的主創人員，讓這段不可以被忘卻的記憶得以延續。「這些拍攝者，是令人驕傲的青年一代，是歷史敘述主體及視角的多元化、歷史敘述微觀化的代表，看到這樣的片子，很欣慰，」林少陽教授如是說。

記者手記： 愛國是微觀而崇高的

因為有了網絡，有了門戶視頻網站，社會看到了《老兵》，看到了湖北這群普通中國人的動人努力和拼搏。這種小歷史的書寫，是如此溫馨和麗質。

「愛國」這個詞，在各國語境中，都沒有太大的爭議，算是正面和進步的一種思想、情感和認知道德。然而，在本港，有時卻成爲了一種標籤和符號，甚至引起爭議與辯論，實在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

在中國內地，不少青年人，如同《老兵》的製作者們，如同片中的志願者們，在用自己的方式，書寫自己的小歷史、小思想。但是，這背後，卻是大而宏觀的愛國情懷。因為在不少人的眼中，這段歷史，是不能夠被遺忘和否定的，它承載了太多中國人曾經的理想、青春甚至生命。這是一種歷史縱深感的表達和體現。

因為歷史的緣故，本港不少人對於國

家的歷史，缺乏了解和認識，形成了只知城市史、不知民族史的現象。甚至，在部分人的意識中，對當年香港游擊隊員抗擊日寇的經歷也是模糊不清。愛國，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和說教，也不是簡單的例牌儀式。它是一種內化為具體行為的思想。《老兵》拍攝所使用的工具，在熱衷電子數碼產品的本港青年人眼中，可能早已過時；但是詮釋出的歷史內涵，卻是經久不衰的。這再次證明：愛國是微觀而崇高的。

相較於內地，香港在某種程度上有更先進的技術、更廣闊的視野、更豐富的資源。這種條件下，是否應更多從本地的視角，創製一批有家國情懷的作品呢？記者曾採訪過港九獨立大隊的老戰士，他們對青年一代的香港人不了解日佔時期的黑暗，頗為傷心。他們等待着被認可、被記錄。這是本港新一代人的責任。